

李志文

「去那兒？」妳問  
「我不知道」  
「今天怎麼啦」？  
「我不知道」

沿著熱沼沼，令人窒息，無端湧起難堪  
的街道；我們沉默地走著。午后一點廿分。

西瓜、李子、蕃茄、蘋果。

「去那兒？」我問  
「我不知道」  
「今天怎麼啦」我不禁失笑。  
「我不知道」妳也咧嘴了。

車子往海邊走。風很大。坐在車尾；妳  
唱著一支歌，很輕很輕地唱著——

Here comes the sun

Here comes the sun  
And I'll say  
It's all right

我想到鹽，salt，然後我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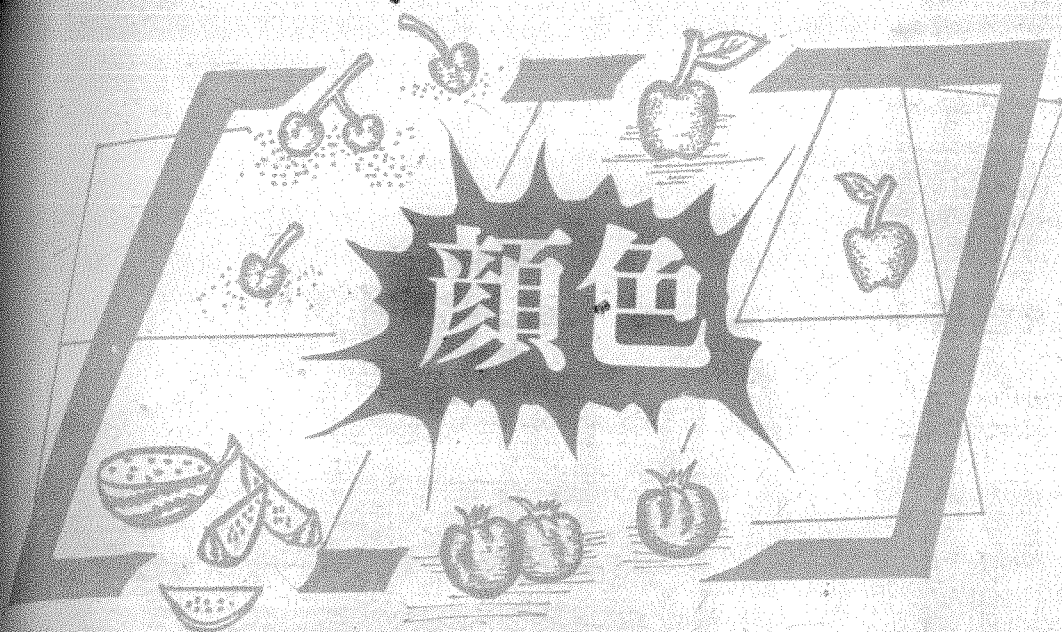
「且有很多聲音傷逝在風中」  
「什麼？」妳猛回頭。

「嗯！」  
午后二點卅分。

西瓜、李子、蕃茄、蘋果。

「這是一個小鎮；」  
「不，小時候，我覺得它好大好大，每  
次到鎮上總以為又到另一個地方呢！」  
「它是妳的，漂亮嗎？」

~180~



「我不知道，可是，我總是愛它」  
「呀！」  
「你幹嘛！」  
「嗯！」

「哼哈……」我們同時笑起來。

「然則；」我笑聲猶未歇說：「然則，  
我不是常常回家的那種人！」

風中隱約有浪濤的聲音；陣陣送來潮濕  
的氣味。

「是的，向海濱」。我說：「散步過去  
。」

我們拐過海水浴場，走進一片木麻黃裡  
，走在冷冷沉沉的沙地上，很多落葉，枯焦  
而且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，爬過一道防風沙

堵，遍生帶刺的瓊麻。我們走得很辛苦，沙粒  
擠到鞋子裡，腳底刺得難過，「把鞋子脫下  
好了。」這樣舒服多了，可是；走下沙堵，  
燙啣！

「再穿上好了。」午后三點十五分。

西瓜、李子、蕃茄、蘋果。

二個小女孩，一手托著鋸鉢，一手握著  
小螺絲起子，專心地挖附在石頭上的蚵仔。

「你們一天能挖多少？」

沒有回答

「怎麼知道那裡面有蚵仔？」

沒有回答

生活是一種競爭嗎？他說：

「羅莎玲，羅莎玲，  
不要一個人到麥田裡去。」

~181~



午后四點整。我們到那邊隆起的沙地上坐著罷。

我眼無焦點，茫然啣！看海。妳認真地敘述一件發生過的事——

那天我就坐在這兒。老遠就看到他往水裡一直走去。我大聲問他一幹什麼！他看了我一眼又繼續走下去。我看到水沒到他的胸際，慌了，邊跑去叫人，邊回頭看。水沒到他的頸部。我狂奔、怕、亂。水沒到他頭頂。我告訴他們有人跳海，他們看了看說是我的錯覺，我確定有人自殺，出了人命了；可是他們說：「可能是錯覺吧！」。

「然後呢！」

「然後，我回家啦！」

西瓜、李子、蕃茄、蘋果。

「妳看海上遼闊的風。」

「我結婚的時候，也許該穿耳孔。」

「海說；風是我的，

山說；是我的，

雲笑了笑，什麼也沒說。」

「我最討厭濃妝，淡淡的，有個性就好。」

「嗯！」

「也許帶假睫毛，我的眼睛小了點。」

午后五點零四分。妳連續想過一個人嗎？

如果越來越思念某人

黎明時，他將向霧裡

走去，只留一灘露重的

回憶及薄薄的晨曦

予你，予你。

「莫非是一種錯謬？」我說：「那些漁船總在黃昏的時候出去。妳看；他們正在準備賭具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賭具。是的，我們每個人註定都是賭徒，用生命去跟時間賭博，而往往我們都是輸家。」

午后六點整。天漸漸有種紅起來的傾向

「你要等日落，還是現在就走？」妳問。

「日落會等我。我們現在走吧！最末一班車幾點？」

「六點十五分左右，快跑，來不及了。」

西瓜、李子、蕃茄、蘋果。

「可惜，今天的日落一定很漂亮！」

「嗯！」我心裡想 一切都紅得太虛偽了，紅是一種偽飾的顏色，它的醒目正說明它的空虛。

「你唱那首歌給我聽。」

「什麼歌？」

「Red cow in the field」

# 阿呆只個人

散人

阿呆，雲林縣人，真名不詳。現年廿有一歲，濃眉、鬍鬚，有藝術家外表，無藝術家才氣。今尚未娶，可謂無妻；不曾娶妻，不得傳種，可謂無子。無妻無子，特別懷念老友，季札掛劍懸情之誼庶幾近之。幼讀算術，不求甚解；繼考數學，每考必砸，遂得數學恐懼症，及入中醫學院，乃有微積分低空飛姿。日常飲食衣著，舒適第一；絕不挑剔，示順吾本性也。十五歲，發憤為文，新詩散文無所擅，故寫小說，雖博老師一驚，但沒有什麼了不得。十九歲，聯考失敗，乃封筆斷劍，如今筆禿劍鏽，不復振矣。閒時喜看書，稗官野史，武俠文藝，照單全收，但求通，不求懂。書無所不讀，全無所獲，並不著急。待人處事，一本於誠，即使吃虧，亦不後悔。如是而已。再活二十年，也許有點出息！